



百年·百人·百事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# 百年前革命星火 从这所师范学校燃起

“曲阜二师”被称作“红二师”，学生曾多次参与爱国运动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 
汪泷 康岩 通讯员 杨波

## 1925年党员在校内开展活动 为成立党支部埋下火种

走过圣城曲阜的孔庙东街，不少人都会被初等教育学院古朴典雅的大门所吸引。从它与孔庙一墙之隔的位置来判断，便知晓这所年龄超过百岁的老校肯定与孔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“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的前身是原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，始建于1905年，最初名为‘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’。”校区党委书记朱宁波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，当时学校虽名为“官立”，其实犹如孔府的私家学校，学生仅为孔、孟、颜、曾四氏及少数旁姓至亲子弟。

1914年春，学校与岱南道属省立兗州、沂州、曹州、济宁师范合并，定名为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”，因为校址设在学校原址，所以习惯上称其为“曲阜二师”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学生来源突破四氏，广招全省及邻省青少年入学，贫寒子弟也逐渐增加。朱宁波说，到了1919年，曲阜二师的进步师生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，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学潮，这也为日后二师的革命斗争埋下了火种。

“早在1925年，曲阜二师校园内就已经有共产党员开始组织学生运动了。”在朱宁波的办公室，他找到了一本封面已经泛黄的书——《鲁都星火》，这本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书，收录了很多学校的校友，甚至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亲历者的记忆。而封面上的“鲁都星火”这四个字，正是1929年在曲阜二师一边教书、一边开展革命工作的楚图南题写的。

在这本书中，详细地记录了早在1925年，已是共产党员的学生杨荫鸿、张观成和图书管理员辛成智在校开展活动。1926年春，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，学生的革命热情也被点燃，共产党员马守愚奉命从济南来到曲阜发展组织，进行革命活动。共产党员王伯阳也来到曲阜，在孔庙内宣传共产主义，号召进步师生参加共产党。

也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1926年夏，中共曲阜二师支部光荣诞生，马守愚为负责人，直属于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，党员也很快发展到了20余人。

## 党组织成立后运动不断 5名进步学生曾被捕入狱

在《鲁都星火》中，还详细地收录了共产党员楚图南在曲阜二师任教时的经历。其中提到，1929年下半年，他通过共产党组织与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的关系，来到曲阜二师教书。多位曾经的曲阜二师学生都曾提到，1930年到校任校长的张郁光虽然最初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思想进步、赞助革命，广泛招揽进步且有才的教师来校任教，其中就有共产党员任白戈、陆剑平、刘弄潮等。

根据记录，楚图南到曲阜二师后，一直以教文史课作为掩护，做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工作。这期间，他还特意从上海买来整整两箱子的进步书籍给学生们看。可是很快，楚图南在校园内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



曲师礼堂建于1925年，是当时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进行集会演讲等活动的主要场所。

### 学校小档案

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的前身是原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，始建于1905年，最初名为“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”。1914年春，学校与岱南道属省立兗州、沂州、曹州、济宁师范合并，定名为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”，因为校址设在学校原址，所以习惯上称其为“曲阜二师”。1919年，曲阜二师的进步师生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，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学潮，这也为日后二师的革命斗争埋下了火种。

3月中旬，虽是初春，但此时的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已是一片绿意。随着一声“叮叮当当”的下课铃声，学生们熙熙攘攘着走出各自所在的教学楼，前往下一堂课所在的教室。与很多现代校园里高大上的建筑所不同的是，在这里，与学生们“擦肩而过”的建筑大多历史悠久，有的历经百年的雨打风吹，有的则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热土上所播撒下的希望。也正因如此，这里被称作“红二师”。



曲师工字教学楼已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动派的注意，国民党曲阜县党部已经准备要对其进行抓捕，得到消息的张郁光立刻秘密协助楚图南，帮助他于1930年春天离开了曲阜。

朱宁波说，自从1926年成立了党组织之后，曲阜二师的革命活动其实从未间断，而这期间也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。“我们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了解到，1927年考入曲阜二师的学生田扶，当时曾用名李佑振，他还记得，1928年夏天，因为校内国共两党的学生斗争非常激烈，导致曲阜二师的进步学生遭到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抓捕。”田扶曾回忆说，那个周六警察抓捕了5名同学，名单上还有一位曲阜本地的学生，因为恰巧回家换洗衣服，再次返校时看到校门口有警察站岗，得知形势不妙，便跑到亲戚家躲了几天。

“老先生曾说，因为他与这五名同学关系很好，所以多次去监狱里给他们送饭、理发、送东西。”遗憾的是，虽然这五人不久便被保释出狱，但学校受到政治压力，无法再让他们留校读书了。

### 联动千余学生南下请愿 兗州卧轨截车震惊中外

“这次抓捕之后，虽然学校里国民党右派的学生占了上风，但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却从未停止。”朱宁波再次翻开《鲁都星火》，指着曾

于1928年考入曲阜二师的学生管戈的回忆介绍说，“他就曾亲历震惊中外的‘兗州卧轨截车事件’。”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在中共曲阜特支领导下，曲阜二师的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当年，曲阜二师的进步师生前往济南请愿无果后，刚刚返校便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，发动南下请愿斗争，“为了壮大力量，决定联合兄弟学校一起行动，便以学生会的名义发出通知，邀请泰安县师、泰安省立三中、兗州第四乡师、济宁第三职业学校、济宁省立七中、曲阜明德中学等校学生，齐集兗州共同索车南下。”

当年12月16日，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徒步抵达兗州车站。因为得知南京政府下令千方百计也要阻拦学生，于是请愿队伍决定夺车。当时201次特别快车由北向南驶来时，请愿队伍中的敢死队马上冲上去躺卧在铁轨上，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其他学生也都趴到了冰冷的铁轨上。

这期间，请愿队伍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，在得知南京形势急转直下后，经商议决定先各自返回学校，准备以后用其他的形式继续战斗。于是，持续5天4夜的兗州卧轨截车斗争宣告结束。令人振奋的是，兗州广大工农群众与工商界人士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，在这期间主动前来自给学生们送饭送水，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学生。

为烈士“寻家”，亦是对家国的尊重

□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评论员 孔雨童

4月2日，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“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”，并联合媒体公布了100位烈士的寻亲信息。这项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，此后，在不同的城市都开展起为烈士寻亲的热潮。

一个随之曝光的数字激起了很多人的感慨：据不完全统计，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，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；由于年代久远、战争毁损等原因，一些烈士信息载录不够详细，一些烈士亲属尚不知晓烈士安葬地，一些烈士墓长期无亲属祭扫——这也意味着跨越几十年的沉重遗憾：很多从“家中”走出的英烈们，再也没有找回“家”；而他们的亲属，很多终其一生都不知牺牲的亲人身在何处。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个数字和名字，而在每一个涉及的烈士家庭中，这都是真实的痛苦。

动员全社会力量，去弥补那些因为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遗憾、告慰英灵、致敬英灵、抚慰英雄家人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一堂庄重的国民教育课。

在“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”开通之外，我们还欣慰地看到，此前就有诸多民间力量参与到“为烈士寻亲”的行动中来。微博#我为烈士来寻亲#话题自2017年开始，已经达到1.9万讨论和3618万的阅读量。这一团队百名志愿者累计整理4万余条烈士名录，走过25个省份，拍摄700余座烈士陵园，并找回686位烈士。

一个国家对待英雄的态度，就是对待历史的态度；对待历史的态度，就是对待今天和未来的态度。愿“为烈士寻亲”活动成为开端，引领我们用更多的行动去保护英雄、致敬英雄，这亦是对家国的尊重。

## 来论

□冯海宁

近年来，网络祭祀活动兴起，成为清明新气象。然而，有媒体近期调查发现，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监管，一些网络祭祀乱象也随之而起：有人恶搞给活人建网墓，有些平台收费套路多，甚至借名人、烈士“吸金”，有些平台则出现了封建迷信的祭祀用品。

记者体验8家网络祭祀平台，其中7家没任何审核，另外一家审核流于形式。而且，某民政部门主办的网络祭祀平台也同样如此，更让人难以理解。

这类平台出现种种乱象，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。一方面，不严格审核、管理逝者信息，节省了审核和管理环节的相关成本；另一方面，主要精力用于设计复杂的供品道具和套餐体系用来赚钱，甚至为了赚钱提供封建迷信的祭祀用品。这暴露出平台眼里只有利益没有规则和商业伦理。

治“乱”基础是完善法规。我国现行管理殡葬的法规是《殡葬管理条例（2012年修正本）》。这是当初基于传统殡葬活动制定的。希望相关部门及时修订该条例以适应网络祭祀活动，约束网络祭祀活动中的种种乱象，明确平台和监管部门的责任。

就眼下而言，不用坐等新法规的出台，也应该依据现有制度来治“乱”。比如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，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。网络祭祀活动中的活人被祭拜、出现封建迷信祭祀用品等，都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另外，一些平台借名人、烈士“吸金”也不符合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立法精神，应该予以纠正。而活人遭恶搞被祭拜现象中的受害者，也不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，倒逼网络祭祀平台管理规范化。

网络祭祀怎能变成“奇葩祭祀”